



## 读诗一种

◎王玮

总想为你读一首诗  
寻一个露珠摇曳的清晨  
挽着你的手  
轻轻地念给你听  
找一篇温柔点儿的诗吧  
像晨风轻拂过水面般的温柔  
好让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把羞怯和渴望  
统统藏进你的衣袖

总想为你读一首诗  
寻一个阳光和煦玉兰盛开的  
花园

我看着你的眼睛  
轻轻地念给你听  
读一首忧伤的诗吧  
像鱼儿爱上池边的月季  
一整个春季的相守  
三个季节的分离  
就像我爱上你

总想为你读一首诗啊  
那一篇早已热烈盛放的诗  
那篇盛放在春天  
翘首期盼着你能常常来听的诗

总想为你读一首诗  
不用去找了  
自己写一首吧  
黎明醒来  
若是你唇边带着微笑  
或是眼角挂着泪水  
那一定是我于长夜  
掌灯执字轻轻吟诵  
在每一个你不曾靠近我  
却又想起我的梦里——  
梦里我也终于成为了诗  
那首我总想总想为你读的诗

## 美妙的眩晕

◎闻茂

那时我喜欢白色玫瑰花  
像天空上的白云  
那时我还不懂恋爱  
生阑尾炎住院  
看到一位护士，晚上做了个梦  
那时我不知道她是天使  
她是南丁格尔派来的  
我在她蒙娜丽莎的笑容里  
想象空间比病房开阔

她脱口而出的白云  
围绕着我的病床转  
在清晨像第一缕晨曦  
在傍晚她送来晚霞的美丽  
她让我的疼痛不再疼痛  
吃药、吊水，又进入一个梦境  
我面对的是一个词：真痛快  
我与她之间因谈到诗  
而有了一种美妙的眩晕



山水间

◎任惠均



## 特警归来沏壶茶

◎明前茶

每年暮春，我总要前往茶庄买茶，嗅闻普洱茶所散发的幽微气息。5年前的春天，采访特警狙击手曾警官时，在他家喝茶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曾警官从警21年，已被当作狙击手培养15年，作为防恐一线的特警。他干到副大队长，不管严寒酷暑，一旦开始训练，仍要在训练场上匍匐瞄准4小时以上。作为狙击手，他将要面对的往往是极为狡猾凶残的对手，现场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天气、温度、光线、场地、掩护物等等，都在考验他的应变能力。他从警以来打出的6万多发子弹，以及训练用坏了的10支枪械，都决定了他必须随时保持待命的状态，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很多时间照顾家里。

而他的妻子小徐，是中学语文老师，心性活跃外向。所有熟悉他们的人，都奇异于这山一样冷峻寡言的男子，与这蔷薇花藤一样青春活泼的女子，是怎样相处融洽的。问及这一点，曾哥露出难得的笑：“我家有规矩，不管谁在外值班，加班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要泡茶给对方喝。”谁来泡茶？闲在家里的那一

位吗？不！是加班回来累得脾气很爆的那一位！

一开始，曾哥也不能理解——按照老婆定下的规矩，这泡茶的人十有八九就是他！他不得不忍着性子，煮水、烫杯、注水、分茶，还要事先准备好几个碟子，装好零食甜点。然而，奇事发生了，这段令曾哥从特警角色中抽离出来的“手工劳作”，很快就令他把满脑子的案情分析与斗智斗勇都放下，变成了一个憨厚的“煮茶曾哥”。他家小徐也很有趣，无论他一开始做得多么不到位，都说他泡的茶有一股雄健之气，特别醇厚有味。“你看，你不在家的日子，我都没有心思喝茶。”

真的如此？真的！心细如发的曾哥在某次加班出任务前，清点了家里所有做成小沱的普洱茶，一共还有9沱。他那次出任务4天没有回家。回家冲茶前，他仔细再数了一遍，茶罐里果然还剩9沱茶。那一刻，他再怎么铁石心肠，心头也有一股热流涌过……这个细节表明了老婆在家中给他预留的位置，她含蓄地传递了对他的依赖。虽然，作为警嫂，他们家的房子是她装修，孩子由

她抚养，家中的马桶堵了由她负责疏通，连他的奶奶都是她去养老送终。但只要你回来泡一壶茶，所有的这些承担与委屈都消融了，难道这仅有的泡茶仪式你还不肯主持吗？

为了泡茶有一个可以说说体己话的环境，曾哥在数年前终于下决心找人帮忙，将东阳台改装成茶室，他逐渐置办齐了铁壶、茶碗、小盆景，还有装点心的漂亮漆盒。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处置完毕，或者一个重要案件圆满结案后，他满身疲惫地归来，洗手烹茶，闻香慢品，治愈的可不仅仅是独立支撑家庭运转的妻子，也包括他自己。在高举铁壶冲水的舒徐动作中，茶香弥散，他一直僵硬的头颈和酸痛的眼睛忽然得到了放松。

进门，沏上一壶茶，对坐喝完，意味着双方都放下外面承担的角色，做回家人。茶香中饱含着森林与旷野的气息，它如此治愈，就像电影中最重要的主题曲一样，一次一次地归来，制造了一种唯有他俩懂得的氛围，它就像一种精神上的隐形绷带，愈合伤痕，让他们的亲情与爱得到重生。



## 恩师施怀之

◎严金凤

恩师施怀之与先父同庚，又是同学。他在任五接桥小学校长时，对我特别关怀。

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因受邻里“株连”，遭了一场火灾，烧得寸草无存，本来贫穷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连每年的学杂费也总是犯愁。那时候，班上像我一样困难的同学不少。到了毕业班时，好几位同学一个个辍学去学手艺，想以此来糊饭吃。一个班原先40人不到，剩下不足20名同学。这时，校长室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六年级的学费只收12斤大米(每斤0.12元)，而5年级要收30斤大米，把六年级的学费转嫁到了五年级的同学身上。这一来班上真的增加了好几名

同学。据老同学王继贤回忆，原本他在天生港小学上六年级，学费是30斤大米，听说五接桥小学学费降低了，他就匆匆到五接桥小学来插班。

施老师祖上是地主，靠收租吃饭。一经解放，他就将田献给政府，因此担任了校长，兼毕业班的政治、体育、珠算三门课。有一回，施老师脱产学习一个多月，这一个月里，替他代课的老师没批改珠算作业。他悄悄把擅长珠算的我叫到校长室，让我帮他一本本地批阅。

在班会上，施老师喜欢讲一些神童解缙、少年岳飞的传说，有时还插些笑话，这对我之后爱上民间文学起到了引领作用。但我身上没有文艺细胞，每到校里办文娱演出，施

老师总要安排我拉大幕，这也让我足足高兴了好几天。

今年春节假期一过，人民教育出版社打来电话，说我有一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民间故事，他们选编在适合小学五年级阅读的中国民间故事精选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施老师口述的。编者在阅读指导上加了这一段按语：“阅读本组故事，你会了解到很多地方的风物人情，你的家乡有哪些风物人情的故事？你可以去问问身边的老人，听他们讲一讲，并尝试着记录下来，做一个小小的民间故事整理者。”这不正说在我的心坎上吗！我有今天的成绩，正是当年施怀之老师启蒙的结果啊！